

《菩提道次第广论·卷七》释·第98讲

释法音法师于2009年6月11日讲授

正文：194⁺¹~P196⁺²

看待得果数决定者，谓不毁戒果，是为欲界二种善趣，毁犯之果是诸恶趣，

心学之果，谓得上界二种善趣，慧学之果即是解脱。

看待轮回有情，依于修行三学所得的功德数目是决定的，如是修行所得之果，即：

修学戒学之果——即若清净持守戒律，未损戒法、戒体、戒相随一者，并以真实义愚摄持行十善业或积造福业，则所得之果为投生欲界善趣人道或天道；相反地，若未清净持戒、违犯戒律或造十恶业等，所招感之果必投生三恶道随一。

修学定学之果——若以真实义愚摄持造作轮回所摄的止观双运的不动业，则所得之果为投生上二界的色界、无色界。

修学慧学之果——以方便摄持修学慧学，经由修道生起证或亲证空性的智慧，则所得之果为出离三界、根断烦恼、证得解脱。

补述：

此中，慧学主要是指亲证空性的智慧或证无我慧，因为只要轮回有情，天性上皆欲求离苦得乐，这是平等一致的；然而凡夫有情皆有执着诸法自性有的俱生

颠倒实执，因而滋生三毒等烦恼，令三门造业，引生种种苦受，依此轮转不已，故知无明乃为痛苦根本、轮回主因。尤其，众生皆具唯明唯知的本自清净光明的如来藏，只要经由正确修道予以对治、根断无明即不再轮回不受后有，乃至成佛；相反地，若不了知无明为轮回根本主因，随顺烦恼而行，不加以察觉对治乃至根断，终究不得出离苦果、截断生死续流，必将继续轮回不已。

此外，必先生起空正见，才有可能生起如所有性的胜观，这之前须具有止及持戒。因此没有空正见，即无空性的止观道，可见空正见的重要。

总其所生，谓增上生及决定胜，初有上下二界善趣，故能生法亦有二种，此二即是《本地分》说。

总体而言，修习三学所得的功德可集摄为：短暂人天增上生及究竟解脱、成佛的决定胜。

前者增上生果，即为轮回所摄的善趣，善趣又分：上二界的色界、无色界及下界的欲界。因此能感得增上生与决定胜功德的方便也有二种，这二种诚如《本地分》所说：感得轮回增上生之因，即修学戒学而得欲界善趣人天果报、修学定学而得上二界果报；感得出轮回的究竟决定胜，则肇因于修学慧学。

补述：

总的说来，佛说诸多法门中，不论是修学禅、净、律、密随一，皆不离如上

二种方便与意趣。也就是说，增上生之因即：修学戒、定二学，累积福德资粮；决定胜之因即：修学慧学，累积智慧资粮，如是福慧双修，即可得增上生或决定胜之果。

又诸先觉，待所断惑亦许三种，谓破坏烦恼，伏其现行，尽断种子，故有三学。

此外，历代贤善祖师又说：看待修学三学之果，也可断除三种烦恼，即：

依于修学戒学的持戒力，可暂时调伏外在散乱、遮止烦恼。

依于修学定学的禅定力，可暂时调伏内在散乱、压伏烦恼。

依于修学慧学的胜观力，可根断三界所摄的烦恼种子。

补述：

此中，经由修学定学，依禅定或止观摄持，得内在的功德，亦即乃至专注安住、清明观察之际，以此修行力，虽然无力立即根断一切烦恼种子，但能令烦恼不现行，且能令所造善业力量转增。

烦恼种子：是指堪能引发后后烦恼现行的能力者。因此，必先由闻思教法而实修，建立缘起见与奉行无害行，经由福德资粮摄持修学慧学则可根断烦恼种子。

次第决定者，《本地分》中引《梵问经》显此义云：「初善住根本，次乐心寂

静，后圣见恶见，相应不相应。」

修学三学，就生起功德的次第决定而言，如无着菩萨《本地分》援引《梵天王请问经》而显明修学三学的次第决定，即：首先，为了令心善住于守护根本别解脱律仪而持戒；继而，为了令心好乐于安住寂静而修定；最后，为了令心生起或相应出世间的圣者见的无我慧，以及不相应或断除世间的根本无明的恶见而修学慧学。

补述：

一般而言，内心思惟、作意因相的理由而转为决定的本质，即是比量证心；而且凡是证心，必是闻思修三慧随一所摄。就修学三学的次第而言，必由闻慧而生思慧，由思慧而生修慧，由修慧而生亲证无我慧，故三慧乃依次而生；或也可说，以持戒为基础，以修定为增上，以发慧为圆满，也就是由前而后、后依于前，如是而生。

《四百论》有说：「如来所说法，略言有二种，不害生人天，观空证涅槃。」意即，释迦世尊的言教唯有二种，即由不损有情可得人天果报，由证得诸法究竟实相可得涅槃。

尊贵大悲尊者也曾说：「愿以闻思修慧灯，常照不使染愚痴。」是说祈愿能以闻思修教法之力，引出智慧之明灯，恒常照亮自他众生的心垢，令自性本自清净的心地远离染污。一般而言，不是令人唯信而生善的，这是愚笨；令人开发智慧

而生善才是正确，即应了知实况之上增长善法才对。

此中尸罗是为根本，余二学处从此生故，次依尸罗能得第二心乐静定，心得定者见如实故，能得第三成就圣见，远离恶见。

提要：

如上偈颂再次予以解释。

此中所说的戒学，乃是一切教法与三学中的后二学的根本，因为后二学功德乃依于戒学所生故。其次依于清净持守戒法，便能进而令心离诸散乱、昏沉、掉举、专注一处，不外散于他所缘境，令心乐住于静虑的殊妙定乐中。最后，由令心得止而生起证得空性的胜观，如是即能生起出世间的圣者正见，远离或截断我执为上首的诸恶见网。

补述

在修定时，若无力遮止外在粗分散乱，则更难以遮止内在细分散乱，故在教授如何累积修定资粮时有说，应于静处，先遮止种种外缘令心不散，进而成办修定功德。

尸罗：指戒法。

恶见根本在于我执，依于我执生贪瞋等烦恼，例如，物品未购买前与购买后的执爱心便有所差别；购买后会执自性实有的我在受用，内心会现有一个自性实

有的能受用者的我缘此我所，并生起执为自性实有的法我执，依此生起非理作意而增益生贪着，这就是由我执所生的恶见，此须依修慧学予以断除。无始以来，无明我执在心续上如是串习、坚固、不动，只是念一念「观空咒」或造作积福法行，无明我执是不会听话而消失的，唯一必予定解、生起、修习证无我慧。要之，不知实相真实义，为我执自主，是轮回；知实相真实义，不染我执，是涅槃。

一般而言，摧灭痛苦主因——即四倒见：常乐我净的执着——的方便，此于中士道为主要教授，其根本则在我执，因为我执为一切烦恼所依，摧灭之道即是证无我的慧学，而增长慧学之力在于定学，慧学、定学的共同基础在于戒学，故应以戒为基、以定增上、以慧断障而圆满，次第决定。

龙树菩萨说：「信戒无基，妄想取空，是为邪空。」是说若没有信戒为根本而执取空性，是顽空也是险途，正如「宁执实有如须弥，不愿断空如芥许」之义。有一公案，曾有行者闭关时，由于动机不净、福报不足，观修时妄见一把刀由上而下往自身砍来，果真被砍伤，这说明了，必须具足正见与福报。渐修为因，顿悟为果，其果也是渐修而来，生起三学的功德更是由前而后，后依于前。

有说：三学的关系如同树木的树皮、树材、树心一样，树心依于树材与树皮，树材依于树皮而有，彼此互为依赖而成立，例如戒能令身口业清净正直、定能令内心专注安住、慧能令了知诸法究竟实相。尊贵大悲尊者也说：「语之庄严为三藏，心之庄严为三学。」三藏的命题，主说戒学为律藏，说断贪、遮恶行；主说定

学为经藏，说断疑、广说诸法法相；主说慧学为论藏，说自相(如个别法的体性)与共相(如有为法共同的特质为无常)。

三学自性者，如《梵问经》云：「应圆满六支，四乐住成就，于四各四行，智慧常清净。」

关于三学的体性，诚如《梵天王请问经》说：戒学须圆满六支而有，定学须依四乐住而成办，慧学是须缘四谛的各别四行相——共十六行相——而修习的清净慧。

此中戒学，圆满六支，具净尸罗，守护别解脱律仪，此二显示解脱出离尸罗清净。轨则所行，俱圆满者，此二显示无所讥毁，尸罗清净。于诸小罪见大怖畏者，显无穿缺尸罗清净。受学学处者，显无颠倒尸罗清净。

此中圆满戒学的六支行相是：

1.具净尸罗——可渐令解脱出离。

2.守护别解脱律仪——可令戒清净。

此二显示，渐令解脱出离，并令持戒清净。

3.轨则圆满——可令仪轨、羯摩等建立趣向圆满。

4.所行圆满——可令行持圆满。

此二显示，不损外在威仪端严，行持圆满，护念有情，不令造作讥毁之过，

否则易成坏施家(即令施者退失对三宝的信心)。

5.于诸小罪见大怖畏，精勤持守无有穿缺——即使于微细之过也能见其过患，生怖畏心，戒慎不违越，不以恶小而为之，因为业会增长广大，因此不论轻戒或重戒悉皆如理守护，不令违犯。

6.受学学处——即如理、如量了知戒法，而后解行合一。

如上为正确无倒的修学，圆满戒学六支。

补述：

圆满戒学六支，也有另一说法，即：

1.戒法、2.戒体、3.戒行、4.戒相、5.开缘、6.遮止。简称：法、体、行、相、开、遮。

四心住者，谓四静虑，此于现法安乐住故，名乐成就，是为心学。

修习定学的四种静虑心的安住之理，指色界的四色定，即：初禅天根本定、第二禅天根本定、第三禅天根本定、第四禅天根本定；而于静虑的根本定中能引发身心堪能，成就具足轻安的乐住定，名成就乐住定，谓定学。

补述：

一般而言，在细分心时才有神通，凡具神通者必须经由修习色界的静虑定，以修力而得的神通力尤其难以生起，因为得静虑定至少须四小时心止于所缘境，

能专注、清明且有力执持，制心一处，具足轻安；具业力神通者则除外。

现法安乐：指引发身心轻安之乐，若身心轻安堪能，能令久坐不疲惫，且不散乱。

身心轻安又分二种：轻利与喜乐，即先得身心轻利，再得身心喜乐。此中，最初先生身轻利，依此生心轻利，由心轻利生起身安乐，由身安乐而生心安乐，后而安住。

四谓四谛，各四行者，谓苦中无常苦空无我，集中因集生缘，灭中灭静妙离，道中道如行出，达此十六有十六相，是为慧学。

四谛各别有四行相，共十六行相：

首先，苦谛四行相——即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四行相。

1.无常——思惟我的五蕴刹那迁变，第一刹那在第二刹那时已不存在，本具不坚固、不自主、无常、变动、不定、暂时、坏灭诸性的细分无常。

2.苦——思惟由烦恼与业所自在的身心重担（五蕴本身）是三苦随一（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）的异熟果，皆具苦性。

3.空——思惟我与五蕴同体，体一相异，离蕴无我。

4.无我——思惟我与五蕴不但同体，且必先观待认识五蕴而认识我，是依五蕴而假立为我，所以无我。

其次，集谛四行相——即因、集、生、缘四行相。

- 1.因——思惟我的烦恼及业，是令我生起痛苦的近取因。
- 2.集——思惟我的烦恼及业，是令我恒常生起痛苦之因。
- 3.生——思惟我的烦恼及业，是令我猛利生起痛苦之因。
- 4.缘——思惟我的烦恼及业，是令我生起痛苦的俱作缘。

再其次，灭谛四行相——即灭、静、妙、离四行相。

- 1.灭——思惟灭谛，是令我灭除障碍得解脱的寂灭。
- 2.静——思惟灭谛，是令我断障后所得的寂静之乐。
- 3.妙——思惟灭谛，是令我得根本不变的无尽妙善。
- 4.离——思惟灭谛，是令我完全出离障碍，不再生起已断的所断品。

最后，道谛四行相——即道、如、行、出四行相。

- 1.道——思惟亲证无我的心及由其摄持的善心与善法，是趣行解脱之道。
- 2.如——思惟亲证无我的心及由其摄持的善心与善法，是了知心的实相者(即亲证心的空性)。
- 3.行——思惟亲证无我的心及由其摄持的善心与善法，是无边清净广增的正行(令所修的道及修道者皆成清净)。
- 4.出——思惟亲证无我的心及由其摄持的善心与善法，是能完全出离烦恼、轮回的方便。

经由思惟与现见四谛十六行相，而对治缘着四谛的十六种颠倒执着，并如其

次第修习知苦、断集、证灭、修道之理遣除邪行(如外道于四谛法起十六种邪执)。

通达十六行相即为增上慧学。

补述：

佛宣说四谛十六行相，主要对治缘着四谛的十六种颠倒执着，并如其次第修习知苦、断集、证灭、修道之理，遣除外道于四谛法起十六种邪执、邪行。其次，是令内道能深入修习四谛法。

《遗教经》说：「月可令没，日可令冷，佛说四谛不可令异。佛说苦谛真实是苦，不可令乐；佛说集谛真实是因，更无异因；苦若灭者，即是因灭，因灭故果灭；灭苦之道实是真道，更无余道。」文中意指，佛说的苦谛唯是苦的本质，无有乐性；苦因乃由集所生，无有他因；苦灭随之必得灭谛，能证得息灭痛苦之道，在于修习真实的道谛，无有余道，此为《遗教经》诠释四谛法之义。要言之，所不要之苦、所要之乐皆由因生，此必在于寻找因、成办因之上而离苦得乐，因此佛说四谛。

此外，《涅槃经》也说：「凡夫有苦而无谛，圣者有苦有苦谛。」是说凡夫因不具慧力，不知苦的本质与究竟实相；反之，圣者心中已具空慧，因此即使有苦，也知苦的究竟实相。

一般也有依于修习五停心观对治粗分烦恼现行，如对治贪者修不净观、对治瞋者修慈悲观、对治痴者修缘起观、对治慢者修十八界分别观、对治散乱者修数

息观等。

而对治细分烦恼种子的方便道，则须修习依方便分摄持的空性义。也就是说，应数数忆持空性义理，依于所知法义而思惟再思惟，令心生起定解与觉受。

换言之，由闻而知，由知而思，由思而定解，由定解而证悟，由证悟再串修，久而久之，如树根的烦恼，即可依于如锋利之斧的慧学予以断除。总之，成就解脱必具空见，明现空见，若无止摄持，以身心不得具止轻安，必不得由观力引出的轻安，更无以生起缘空性的胜观功德。凡具有由观察力所导出的轻安所摄持的智慧，即名胜观。

尊贵大悲尊者曾说：「令众生苦者为烦恼，烦恼为颠倒心，若无烦恼则安乐，没有比没有烦恼的安乐更吉祥圆满。」简言之，尽除烦恼即得根本安乐，此根本乐因即是慧学。

若导寻常中士道者，此应广释于三学中引导之理，然非如是，故修止观心慧二学，于上士时兹当广释，今不繁述。

若是引导一心只求个人解脱的不共的庸凡中士夫行者，在此理应广说三学的解脱道；然而本论所引导的最终意趣，主要是引导趣入大乘乃至密续，因此关于定慧二学，当于上士道的后二度再予以详解，在此不多繁述。

补述：

庸凡中士道：指唯欲求个人解脱行者的不共道、不入大乘的行者。

教法炬尊者的《善慧胜教增长愿文》也说：「清净见地远离常断边，清净禅修尽除昏沉暗，清净行持谨遵佛语修，祈愿善慧胜教广增长。」这主要是祈愿宗大师的教法能广增弘扬。此中，清净见地是指修习慧学，能离断常二边；清净禅修是指修学定学，能离沉没、掉举；清净行持指修习戒学，能依教奉行，断恶修善。因此佛教清净的见、修、行，即依次为慧、定、戒。

当略宣说学戒之理。

即当下理应略说修学戒学之理：

补述：

月称菩萨说：「异生有情与声闻，善证独觉与菩萨，其解脱与增上因，除戒律外无其它。」意即，不论是一般凡夫有情、二乘声闻与缘觉或是大乘菩萨等，其能获得增上生或决定胜之因，唯从持守戒律为基——指断除损恼有情的心行，名持戒。

此中最初当数思惟尸罗胜利，令其自心增长欢喜，

此中，首应思惟如理持守戒律的殊胜功德，能令心欢喜而持守——以戒为师。

补述：

尊贵大悲尊者也说：首应确切认许戒律为一切功德的根基，次而了知如法、不如法的功过，由功过对比而数数思惟，极为重要。

如《大涅槃经》云：「戒是一切善法之梯，戒是根本，犹如地是树等根本，戒是一切善法前导，如大商主是一切商人前导，戒是一切法幢如帝释幢，戒毕竟断一切罪恶及恶趣道，戒如药树治疗一切罪恶病故，戒是险恶三有道粮，戒是甲剑能摧烦恼诸怨敌故，戒是明咒能除烦恼诸毒蛇故，戒是桥梁度罪河故。」

诚如《大涅槃经》说：持守净戒是一切善法增上的阶梯、持守净戒是一切功德的根本，犹如大地是一切树种等根本的所依处、持守净戒是一切善法的领导者，如大商主是一切商人海中寻宝的前导、持守净戒是一切正法的幢幡，如帝释天王的宝幢、持守净戒能遮止一切罪恶及投生恶趣、持守净戒如药树，能治疗诸多罪恶病苦、持守净戒是令脱离轮回三有的远行道粮、持守净戒是如铠甲，能有力摧灭种种烦恼诸怨敌、持守净戒是如持明密咒，能去除如毒蛇的烦恼、持守净戒是如能令有情度脱众苦的桥梁，度脱大河出离苦海。

龙猛菩萨亦云：「戒是一切德依处，如动不动依于地。」

龙树菩萨也说：持守净戒是一切福慧资粮功德的所依处，如有情世间的有情与器世间的山河大地等，悉皆依于大地而安住。

补述：

尊贵大悲尊者说：「去惑除苦妙善药，净除恶垢最圣水，是为别解脱律仪。」是说能去除烦恼与痛苦最殊胜的药膳与净除污垢最殊胜的圣水，皆须依于持守净戒为基，才得以去除与清净。

《妙臂请问经》云：「一切稼穡依于地，无诸灾患而生长，如是依戒胜白法，悲水灌浇而增长。」应如思惟。

《妙臂请问经》说：世间一切的农作庄稼皆依于大地而生，必须免除诸多灾害的侵袭才得以成长茁壮获得丰硕之果；喻如生起出世间的一切善法与功德，也必须以不违犯戒律之上，以大悲水摄持持守净戒，来成办增上生与决定胜之果。——这显示了，净戒确为白法辗转增长广大之基，应当如是思惟。

补述：

持守净戒的现前利益——可遮止身口恶业，可去除外在粗分散乱，可令身心清明，可避免诸多无义利之外务，免于伏敌护亲，现世安乐垂手可得。

若受不护过患极重，如苾刍《珍爱经》云：「或有戒为乐，或有戒为苦，具戒则安乐，毁戒则成苦。」此说受学通于胜利过患二品，是故亦应善思过患，敬重学

处。

若已受了戒而不清净持守，则过患与过失极大，对此理应戒慎与惭愧，如佛于《珍苾刍爱经》说：有些有情由如理守护净戒而心生安乐，有些有情由违犯戒法而心生忧苦。也就是说，若能如理守护即能获得安乐，若毁犯戒法反成忧苦，不得安乐。此中所要显明的是，并非受戒即能生功德，主要是如理持守净戒才有功德，反之则成过患。是故，应如理思惟持不持守净戒的种种功过，进而应敬重、修学诸律仪学处，如理守护。

补述：

虽然密勒日巴传记有说：「心平何劳持戒，调心即为持戒。」但是此说是针对前世曾清净持守戒法、习气相当深厚的行者而言，应非指末法有情。纵然心平何劳持戒，但因末法众生心乱如麻，若不依戒起行，便无以生起善法功德，故切勿误解尊者之意。也有说破戒不如破见，但也不应以此为理由而轻易违犯戒法。

在此，引用尊贵大悲尊者所说，藏传四大教派祖师针对持戒殊胜的不同论述，如：

萨迦派大师扎巴坚参尊者说：

「.....首须明了戒律，戒律乃是获致人天胜果的主因，是成就解脱的梯航，是断彼一切苦的对治。以要言之，学佛，持守戒律决然是不可或缺的。」

噶举派无上冈波巴大师在《道次第解脱庄严论》里有一段话：

「不具戒律，则无有能从三界轮回中解脱出来的；成佛之道固有所缺漏，亦无以现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反之，具足戒律，得圆满人身；具足戒律，为普获一切妙善之坚稳基石，一如诸禾稼之依于肥沃良田，一切功德果实依戒而增上丰饶。」

宁玛派一切智者隆千尊者在其《口诀藏》里则说：

「必知佛陀教法的根本是戒律，必知引领堕入恶道的是罪障。不具戒律，法的根基已腐，戒律是所有一切功德所依，是攀升人天胜果的梯路，是趋向解脱的座骑，为此切须勇悍励力持守净戒。」

最后，格鲁派文殊怙主宗喀巴大师于《菩提道次第略论摄义四十五颂》也说：

「戒乃浣净恶垢水，除炽热恼沁月光，犹如须弥众中尊，具戒无畏众悉礼，诸善士于誓承戒，当如护眼而受持，我恒如斯而勤行，志求脱者当策励。」

如上为西藏四大教派祖师的不同论述，在在显明，持守净戒的重要与殊妙功德。

如何修学之理者。

进而思惟：如何修学戒法，令其生生增上之理。

补述：

有说：为清净持戒者、或已发菩提心的菩萨，所经过之处的尘土，即堪为人天供养处及礼拜处，因为这是堪能累积福报的福田，也是正法住世的征相。要言

之，根本在于持戒，圆满在于修道。

四犯因中，无知对治者，谓当听闻，了知学处。

提要：

依于防护堕罪四门而说，即：防护无知、放逸、不恭敬、烦恼炽盛。

堕戒四门中，由无知而违犯戒律者，彼对治之理：应如理依师、听闻教诫学处，了知应遮、应断、应修等诸多学处而去除无知。

放逸对治者，谓于取舍所缘行相，不忘忆念及以正知，率尔率尔观察三门了知转趣，若善若恶，依自或法增上力故，羞耻作恶是为知惭，恐他讥毁羞耻为愧，及由怖畏恶行异熟，怀恐惧等，当如是学。

于戒律漫不经心、放逸，不善予防护，不羞愧于所造恶业者，彼对治之理：应于所缘的取舍学处，须依于法念令心安住、正知察觉于戒法；以正知观察力内观三门有否依正念安住于善法，依自观察力或法力令得增上而安住；于自身违犯戒法的恶行能自内省思心生内惭，于自身违犯的戒法或恶行看待他方心生外愧，由知内惭与外愧而守护律仪学处(如穿着惭愧庄严衣一样的戒慎)；由怖畏招感恶果而如是持守学处。

补述：

有位蒙古格西曾说：「我有戒时无戒法，以无知、放逸故；我有戒法时已无戒，以无知、放逸故。」是说最初出家时，以为自己清净持戒，事实上，于戒法一无所知、放逸而行；而后学习戒法，已知戒法时，才恍然了知自己犯尽一切戒法，前后观照，一无所有。

不敬对治者，谓于大师师所制立，同梵行所，应修恭敬。

于佛制的戒法不敬的对治之理：对于佛所亲制的戒法、遮制，与持戒清净的同行梵友等，皆应殷切敬重，修习恭敬。

补述：

佛陀制戒的缘起，是基于佛世时弟子出家后十二年行持有垢、有所违犯才予制戒，也令后世有情依此轨则予作依循。因此，理应持守佛制的戒法，不应以不符顺时代或无法持守的理由，而想更改戒条，反应恭敬佛制，心生惭愧才是。

烦恼炽盛对治者，应观自心，何烦恼盛，励修对治。

烦恼炽盛而违犯戒律的对治之理：应观察自身相续的烦恼生起的行相与所缘，如贪欲者修不净观、瞋恚者修慈悲观、愚痴者修因缘观、我慢者当修十八界分别观、散乱者修安般那的数息观等，如是依于各别不同烦恼而励力勤修对治，不令违犯。

补述：

此中，堕罪四门中，以第四烦恼炽盛最难对治，因为众生三毒等烦恼特盛，极易生起故。

十八界分别观：指由观六根、六识、六境的微细处而知所不足，若于自身相续的蕴体都一无所知，何来生慢？故心生卑下而伏慢心。

若不如是策励修学，思违越此，许其罪轻微，于诸佛制放纵而转，当获纯苦。

若不精勤励力善为持守如上的堕戒四门，若认许违犯戒法的罪过极其轻微，不予重视佛制的律仪轨范，任自烦恼所转而违犯，无所警觉、无所怖畏，则来日必当投生三涂，蒙受大苦。

补述：

若有违犯，应以《戒经》所说的还净法予以净除；尽可能随犯随忏，或依四力忏悔法净治，日犯夜忏，夜犯日忏，不令罪过延积一天；若有延积不予对治，日日倍增，因此悔前防后极为重要。

如《分别阿笈摩》云：「若于大师大悲教，起轻微心少违犯，由是而获苦增上，

折篱失坏淹没林。现或有于王重禁，违越而未受治罚，非理若违能仁教，如医钵

龙堕旁生。」故应励力，莫为罪染。

如《分别阿笈摩》说：世尊亲制的大悲教法，皆以不伤有情为出发点，因此特别就戒经而言，只要心生慢心，即使违犯轻微过失，若不善巧予以净治还净，日后其苦将辗转倍增，如同折损树枝一样。现今或许有人违犯法令未受治罚，虽得暂时逃过一劫；但若不如理持守净戒，于世尊教诫有所违犯，则如同头上长树堕入旁生的医钵龙王，为此受苦不已。——显明当比丘时，若不如理守护律仪，例如随意折损树枝，即有极大过失，故当应警策，善为守护，不令罪染。

重点思考：

- 1.何谓增上慧学之义？
- 2.何谓增上生与决定胜的差别？
- 3.看待修学三学之果，可断除哪三种烦恼？
- 4.为何三学功德的生起，须由前而后次第决定？
- 5.何谓「如来所说法，略言有二种，不害生人天，观空证涅槃。」之义？
- 6.圆满戒学的六支行相为何？另一说法为何？
- 7.四谛十六行相为何？
- 8.为何「戒是一切德依处，如动不动依于地」？
- 9.何谓堕罪四门？
- 10.堕罪四门之中的烦恼炽盛，其对治道为何？